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天災人禍頻生，多宗空難、伊波拉病毒、高雄氣爆、昆山工廠爆炸、雲南地震，事件死傷無數。逝者已矣，遺屬如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誰人去安慰這些悲苦的心靈？

災難遺屬需心理救援

這朋友與其他的醫院職員和義工負責在這樣的情況下安慰傷痛的遺屬，這時他們不會說話太多，大都拍拍他們的肩膀，握着他們的手或摟着他們，聽他們說話，表示明白他們的傷痛，讓家屬知道有人與他們在一起，陪自己面對這悲苦時刻。哀傷輔導員在往後的日子會打電話跟進遺屬的情緒和生活需要。

跳出框框

蒙妮卡

何師兄為了做生意，經常陪客人打高爾夫球。他居住大埔，逢星期日長途跋涉去西貢，再坐接駁船登陸西貢島嶼。這是全港唯一的公眾高爾夫球場，很難訂場，收費也不便宜，打十八個洞約一千元。

高爾夫球

聽從師兄訓示，決定學球。首先往倫敦西區日本人居居地，一間由日本人開設的二手店，購買舊球桿。店內寄售的球桿琳琅滿目，無從下手，於是請教店主如何選購。

香港有個組織名為「災後心理輔導協會」，派員到世界各地災區進行「情緒和心理救援」，成員的愛心受人敬佩。這類的輔導需求只會越來越多，各大學需要增加這類的課程和培訓，政府須增加這類職位。

他的說話，令人慚愧：我學打高爾夫球，是因為場費比香港便宜，值得玩。從沒認真想過，連小小的球桿也應該像藝術品般看待。記起大導演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魚之味》，男主角山平的山子喜歡打高爾夫球，沒錢買新桿，要分期付款購買一套二手球桿。賣方和他相約球場交收，他先試打一輪，然後捧住球桿多番端詳，愛不釋手。最後他還是買不起。賣方準備收拾球桿離去，他懇求：「讓我再打一球吧，好嗎？」他才是真正的愛球。

百會徵聯文集雅

潘國森

金庸在《神鵰俠侶》裡面，借第一男配角郭靖之口，說出作者本人的觀點：「中國文士人人都會作詩。」到了廿一世紀，「中國文士」這個階層即使仍然存在，已經今非昔比。早幾年流行講「知識分子」，該是當代的「文士」了，通常上過大學的讀書人都算「知識分子」，學歷再高的還在前面加「高級」兩字，兼稱「高知」。

都是建議他們理順平仄和韻部，我們廣府話保育協會製作了示範短片，在互聯網流播，算是略盡綿力吧。學做對聯詩詞，還要靠平日多讀中國格律詩歌，很難臨急抱佛腳。不過萬事起頭難，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小朋友不敢嘗試，則終究難得入門。香港聯文雅集，號稱「香港唯一每月舉辦有獎徵聯比賽」之雅集，二零一四年甲午孟秋，剛好是第一會，以「百會徵聯文集雅」為上聯，徵求下聯。截止日期為八月廿七日，尚有兩個星期，若以電郵投卷，時間仍甚充裕 (lucman@netvigator.com)。

三十多年前一度意圖學詩，已故黎恭棟老師黎公吟吟我先青熟《笠翁對韻》，結果沒有聽教聽話。前年「大師父」與「二師父」聯袂，本家詞長「潘少師」示範，便由對對聯、做詩鐘重新學起。好在因為要學聽粵曲而早就粗通平仄與押韻，二十日內由從未試過對對聯，交出了第一批詩歌作業。

上聯以「聯文雅集」入句，按現代語法分析，雅集的雅在此是形容詞，集則是動詞。但是上聯「百會徵聯文集雅」之中，集卻是動詞，雅仍是形容詞。因為要雅就平仄格律，字詞的次序要修改，文意就不同了。雅集在二零零五年乙酉成立，到今年二零一四年甲午，剛好第十個年頭。這上句是說，合共一百會徵聯，以讓文集眾友聚會，雅事也。學對聯要知格式，這上聯的平仄是：「仄仄平平仄仄仄。」當中第一第三字其實都是可平可仄。要求下聯是：「可平可仄仄平平。」第一第三字可平可仄。七言聯還有另一個格式，上聯「可平可仄平平仄」，下聯「可仄平平仄仄平」。需注意，這個下聯只第一字可平可仄，第三字必須平聲。

蟬聲的河流



網上圖片

離我居住的地方不遠，有一條平坦筆直的景觀道，兩邊各是一片濃密的樹林，每到夏天樹葉繁茂的時候，路旁便落滿了清爽的綠蔭。每天清晨或傍晚，若在這條馬路上散步，你會聽見了悅耳的長吟，穿透林間繁鬱的枝葉，匯入更多的知了的合鳴。若把蟬的聲音比作歌聲，那麼牠們便是這個季節的主要交響。

上高高的樹枝。牠遇見露水就會長大，遇見風就會飛去那層原始的外衣。牠在地底蟄伏數年，不吃不喝忍飢挨餓（其實吸食植物的水分），沒有聲息也沒有怨言，直到化為成蟲，這才冒險鑽出地面。牠努力地在樹上攀去，以便盡快脫去身上的束縛，和其他同類一樣展翅飛翔，盡情地歌唱。否則遇到要抓牠的人，就只能像啞巴一樣任人擺佈。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誰甘於落後，誰就會被人欺負，誰怕忍受擺脫舊的束縛的痛苦，誰就不能獲得新生！

賺小孩錢更易

吳康民

以前說賺女人錢易，如今賺小孩錢更易，只見現場人人手一優惠券，忙碌地到各攤位買東西換禮品，商戶現在很聰明，想賺多少禮品，試用用品，如果你不幫襯就肯定二十五元門票都賺不回，不過去的人多也買點。雖小孩用品不便宜，大人都是寧願自己慳小孩，因為自己已經定局了，小孩是大家的希望，未來！父母總想把最好的給予他，能給好條件的都給好！

憶中大同學

吳康民

二戰以後，許多戰時回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特別是在國立中山大學這名家牌學校畢業的，在內戰的戰火紛飛的時候，都回到香港。但恢復對香港殖民統治的英國人，特別歧視內地大學畢業生，由於戰後香港人才缺乏，也不能不用回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不過還是有選擇的使用。如陳光甫曾在英皇、皇后、華仁、拔萃等官立或教會學校就讀過的，英語又比較流利的，便有機會入任。我在中大理工學院的同學，如陳光甫，便能進入衛生署當上衛生督辦；陳冠球還能進入教育署當上視學員。他們都是曾來我所服務的學校教書和查閱衛生時才重生的。有的同學戰後回港，又再出洋留學三兩年，喝過洋水，身價便高一籌。如胡文瀚，官至行政、立法議員；程源鏞，擔任理工學院（理工大學前身）校長。

歡迎故宮「趕時髦」

理美美

小狸的老家北京，有著舉世聞名的故宮，彼時抬頭不見低頭見，總覺得它多麼有些老氣橫秋；但誰家忘了，對這位「老人家」卻甚是想念，不過想念中的故宮總是一副頂高大大的端莊範兒，從無讓人有過「非分之想」。然而，幾日前，奇能單出的朋友圈中忽然出現了一條趣帖，徹底讓故宮形象煥然一新。帖題名曰《雍正：感覺自己萌萌噠》，內中陳列了六幅「雍正行樂圖」，但原本的故宮卻在新科技的改造下變成了動畫版，讓畫中的雍正「活」了起來，不僵不活，而且萌。

生活語錄

吳康民

二戰以後，許多戰時回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特別是在國立中山大學這名家牌學校畢業的，在內戰的戰火紛飛的時候，都回到香港。但恢復對香港殖民統治的英國人，特別歧視內地大學畢業生，由於戰後香港人才缺乏，也不能不用回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不過還是有選擇的使用。如陳光甫曾在英皇、皇后、華仁、拔萃等官立或教會學校就讀過的，英語又比較流利的，便有機會入任。我在中大理工學院的同學，如陳光甫，便能進入衛生署當上衛生督辦；陳冠球還能進入教育署當上視學員。他們都是曾來我所服務的學校教書和查閱衛生時才重生的。有的同學戰後回港，又再出洋留學三兩年，喝過洋水，身價便高一籌。如胡文瀚，官至行政、立法議員；程源鏞，擔任理工學院（理工大學前身）校長。

網人網事

理美美

小狸的老家北京，有著舉世聞名的故宮，彼時抬頭不見低頭見，總覺得它多麼有些老氣橫秋；但誰家忘了，對這位「老人家」卻甚是想念，不過想念中的故宮總是一副頂高大大的端莊範兒，從無讓人有過「非分之想」。然而，幾日前，奇能單出的朋友圈中忽然出現了一條趣帖，徹底讓故宮形象煥然一新。帖題名曰《雍正：感覺自己萌萌噠》，內中陳列了六幅「雍正行樂圖」，但原本的故宮卻在新科技的改造下變成了動畫版，讓畫中的雍正「活」了起來，不僵不活，而且萌。

生活語錄

吳康民

二戰以後，許多戰時回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特別是在國立中山大學這名家牌學校畢業的，在內戰的戰火紛飛的時候，都回到香港。但恢復對香港殖民統治的英國人，特別歧視內地大學畢業生，由於戰後香港人才缺乏，也不能不用回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不過還是有選擇的使用。如陳光甫曾在英皇、皇后、華仁、拔萃等官立或教會學校就讀過的，英語又比較流利的，便有機會入任。我在中大理工學院的同學，如陳光甫，便能進入衛生署當上衛生督辦；陳冠球還能進入教育署當上視學員。他們都是曾來我所服務的學校教書和查閱衛生時才重生的。有的同學戰後回港，又再出洋留學三兩年，喝過洋水，身價便高一籌。如胡文瀚，官至行政、立法議員；程源鏞，擔任理工學院（理工大學前身）校長。

生活語錄

吳康民

二戰以後，許多戰時回內地升學的香港學生，特別是在國立中山大學這名家牌學校畢業的，在內戰的戰火紛飛的時候，都回到香港。但恢復對香港殖民統治的英國人，特別歧視內地大學畢業生，由於戰後香港人才缺乏，也不能不用回國的高級知識分子。不過還是有選擇的使用。如陳光甫曾在英皇、皇后、華仁、拔萃等官立或教會學校就讀過的，英語又比較流利的，便有機會入任。我在中大理工學院的同學，如陳光甫，便能進入衛生署當上衛生督辦；陳冠球還能進入教育署當上視學員。他們都是曾來我所服務的學校教書和查閱衛生時才重生的。有的同學戰後回港，又再出洋留學三兩年，喝過洋水，身價便高一籌。如胡文瀚，官至行政、立法議員；程源鏞，擔任理工學院（理工大學前身）校長。